

巧心究西法

康熙皇帝與西洋藝術

康熙帝是中國歷史上極少數對西方科學有濃厚興趣的帝王，他認真學習西洋科學，鑽研日深，興趣也擴展至西洋工藝美術。康熙帝對於西洋工藝美術具有高度的興趣與熱情，重視其原理內涵，不但指示造辦處仿製西洋工藝品，也積極引進西方人才與技術，藉以提昇宮中西洋工藝的創作水準，為後來的雍正朝與乾隆朝宮中西洋工藝創作奠定良好基礎。

康熙帝勤奮好學，飽讀詩書，學習內容十分廣泛，不僅對中國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史書等文化典籍研究甚深，對西方的科學文化也有極高的興趣，曾聘請學有專精的西方傳教士南懷仁、徐日昇、張誠、白晉、安多等人，在養心殿為他講授數學、天文

學、地理學、歐洲哲學、拉丁文等西方學科。隨著康熙帝對西洋各種學問造詣日深，興趣也拓展至西洋繪畫、工藝與音樂理論等藝術領域。（圖一）

白晉曾盛讚康熙帝：「令人驚奇的是，這樣忙碌的皇帝竟然對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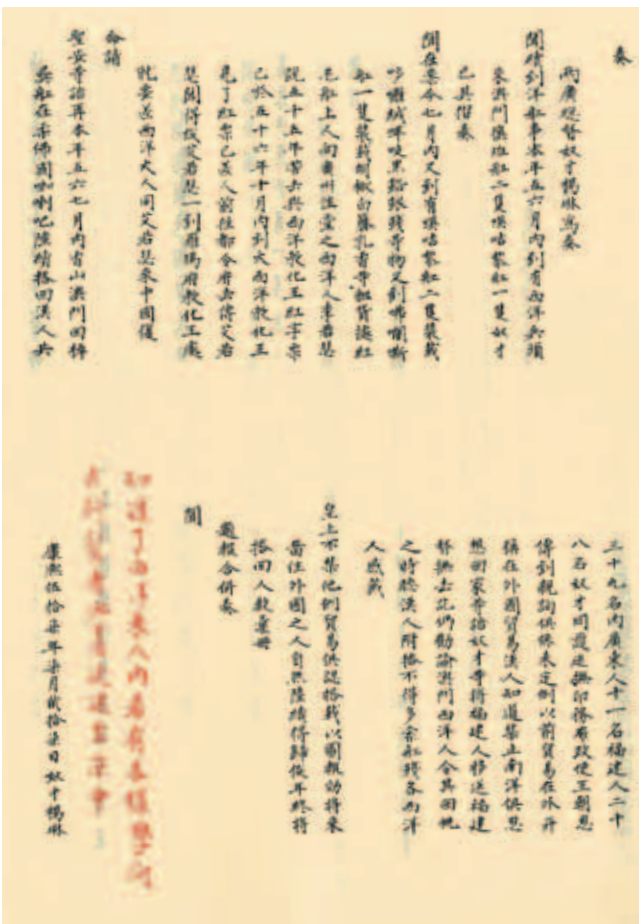
種科學如此勤奮好學，對藝術如此醉心。」康熙帝對身懷專技的西方傳教士相當熱情，往往接獲此類傳教士抵華的消息，即命官員速送進京，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康熙帝得知善於繪畫的傳教士郎世寧、外科醫師羅懷中抵達廣州，即諭令廣東巡撫楊



侯皓之



圖一 康熙畫像 飯塚一教授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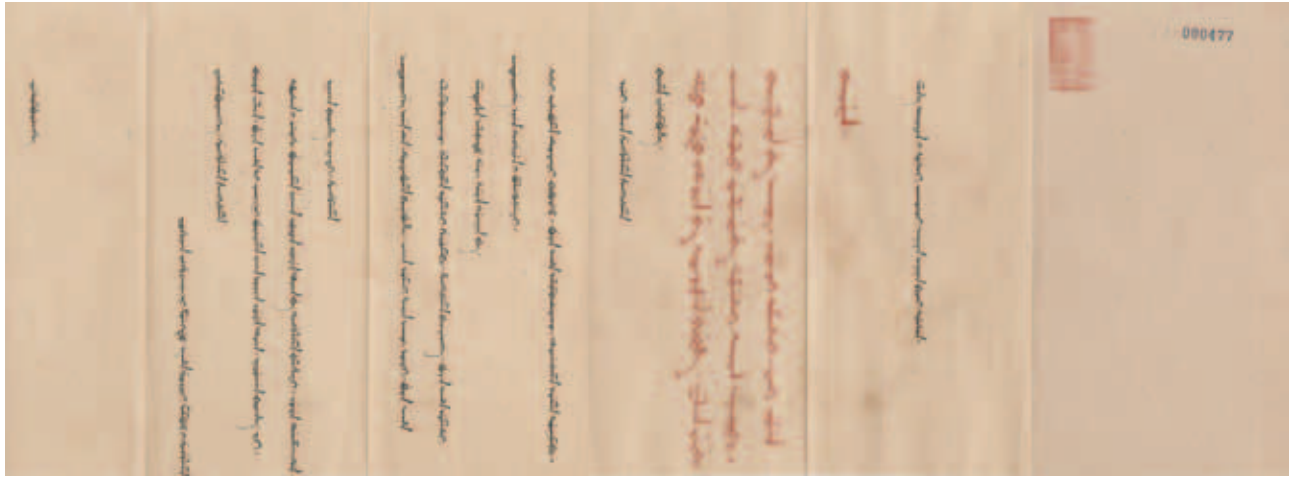
圖二 〈兩廣總督楊琳奏英法等國商船到粵並華僑回籍情形奏摺〉康熙五十四年（1715），郎世寧抵華時，康熙帝特諭廣東巡撫楊琳將「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奏摺中「郎寧石」即郎世寧，時年二十七歲。收入《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琳將「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圖二）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硃諭已升任兩廣總督的楊琳「西洋來人內，若有各樣學問或行醫者，必著速送至京中。」康熙帝不但仿製西洋工藝品，也積極引進人才與技術，藉以提昇宮中西洋工藝的創作水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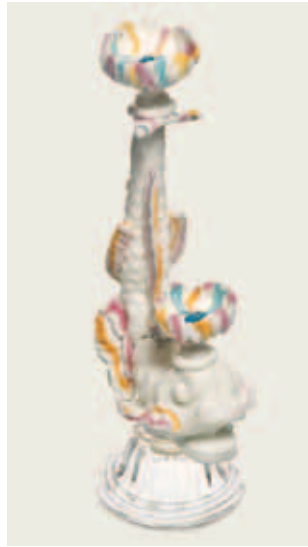
就近巡視，親自督導

康熙帝對工藝美術有熱烈的興趣與愛好，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造辦處正式設立作坊，專責各種活計成做。在造辦處成立作坊前，康熙帝即已集合各式匠役在養心殿東次間成做活計，以便就近督導工藝製作。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正月十六日，張誠與徐日昇、安多等神父奉旨進宮，見到養心殿匠役成造活計的情況：

正殿朝南，有一大廳和兩大間耳房，一邊一間。…兩個耳房都是大間，約十三呎見方，我們進入左手一間，看見裡面滿是畫匠、雕刻匠、油漆匠。此處也有許多大櫃，放著許多書籍。…這做宮殿的一部



圖五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奏進西洋什物繕單呈覽摺〉（滿文摺） 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三十日 12扣，縱21.2公分，橫12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康熙帝日常生活中習慣使用各種西洋器物，其來源有造辦處製作，也有透過海外採買。



圖四 玻璃海豚式甜品容器 貝爾納·斐洛
高24.5公分 深11公分 寬8公分 Inv.LOUVRE
OAP 788.35 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藏 羅浮宮寄存
文物 © Les Arts Décoratifs, Paris/Jean Tholance



圖三 養心殿中正仁和殿 康熙帝雅好藝術，在養心殿設造辦處，當時無工場形式，僅召集各作匠役，於養心殿四圍間房臨時作工。作者自攝

分屋宇是供工匠們使用的，專做紙紮玩器，其製作之精巧令人驚奇不已。（法·張誠著，陳霞飛譯，《張誠日記》，頁六十三、六十四。）（圖三）

同年正月十九日，張誠等神父進宮教康熙帝數學，到課前，康熙帝先「到漆匠屋內看他們幹活」。康熙朝的養心殿為康熙帝讀書、學習西洋學科與接見臣工的場所。造辦處成立作坊前，康熙帝讓匠役在此成造活計，凸顯二個事實：一則康熙帝對工藝興趣濃厚，為滿足愛好以及巡視方便，令匠役就近成做。二則顯見康熙帝主導活計成做，經常親臨工場，觀看活計成做，給予製作方向與修正意見，足證他的投入和熱愛。後來造辦處規模日益擴大，移往慈寧宮茶飯房新址，然與養心殿距離不遠，康熙帝依然可就近察視活計成做的狀況。

康熙帝不僅研究歐洲科學、使用西洋物品，也讓造辦處仿製西洋工藝。白晉對法王路易十四說：「皇帝還經常提出要以歐洲的，其中包括巴黎製造的各種作品為樣品，鼓勵工匠與之競賽。」白晉進一步讚譽康熙帝

博，對中西藝術均有研究，前引張誠與白晉的記錄，可見康熙帝對西洋工藝美術的興趣與熱誠。《庭訓格言》載二則事例，可見康熙帝的藝術涵養和創意：其一，康熙帝曾談過他的創意思維，對於身旁物品，「必隨其質，而成一應用之器。」他提出的物隨其質的創造觀念，即為隨機應變的變通性，與精益求精的精巧性的具體呈現。其二，康熙帝曾改荷蘭刀為鐵尺，將望而生畏的兵器，改造成人人見而喜持的書案文具。將刀改尺，顯見康熙帝不受習慣限制，提出創造性的構思。這樣靈活的創意，對皇子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白晉曾指出康熙帝親自指導活計成做，「經常提出要以歐洲的，其中包括巴黎製造的各種作品為樣品，鼓勵工匠與之競賽。」由於康熙帝對各類新奇的作品都有強烈的愛好與深入專研的嗜好，「對於這些作品，皇帝總是親自檢驗指出其中不足之處。」據白晉的觀察，康熙帝醉心西方科學，喜好西洋工藝，以歐洲物品為樣本，要求造辦處仿製，並親自檢視，

識見超人：「長期來耶穌會士介紹給皇帝的有關歐洲各國及世界其它各民族的知识，以及來自這些國家的各個不同時期的精美藝術品，尤其是我們傳授給他的藝術、科學知識，使他確信，文明的、擅長科學藝術的人才不僅僅在中國才有。」康熙帝清楚看出中國長期蔑視外國的錯誤偏見，不僅讓白晉回國招募人才，之後還令「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充分展現對學有專精傳教士的歡迎。然而，宋君榮神父卻有較為冷靜的觀察，他認為其實皇帝不喜歡西方宗教，只是為了追求西方學問、處理外交事務、喜愛歐洲各種儀器和物品，才需要傳教士。但若不論宗教問題，康熙帝對於西洋工藝具有濃厚的興趣與熱情，重視其原理內涵，令造辦處仿造西洋活計，奠定雍正朝與乾隆朝宮中西洋工藝創作的良好基礎。（圖四）

物隨其質，創意靈活

康熙朝尚未建立記錄活計成做的制度，僅能從少數官書、文集中管窺康熙帝的藝術創意。康熙帝興趣廣

指出問題，要求改善，充分顯現流暢的創造性思維，針對問題，提出多種構想，以及善於覺察、發現缺漏的敏感特質。

品評賞玩 學習演奏

康熙帝求知欲高，讀書甚勤，對中西學科均有濃厚興趣，尤其注重實務操作。康熙帝用心教子，要求嚴格，皇子們自幼開始讀書寫字，練習騎射，並學習不少西方自然科學與技術。雍正帝說幼年時曾「奉命教允祥算學，日事討論」，可見雍正帝當皇子讀書期間，曾經學習數學，具有相當的基礎與認識，才能奉康熙帝指示，教皇十三子允祥數學，此即反映康熙帝教育皇子不受文化侷限，挑選實用學科，教育子嗣。

康熙帝除了讓皇子們學習西洋學科，也培養實務經驗，務使皇子們有親自操作西洋器物的機會。雍正帝曾回憶說：「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一時，日光照耀，難以仰視。皇考親率朕同諸兄弟在乾清宮，用千里鏡，四周用夾紙遮蔽日光，然後看出考驗所

束後，表示非常欣賞德里格的表演。除了欣賞，康熙帝也學習西樂，曾招擅長音樂的徐日昇、德里格、石可聖等傳教士進宮，擔任音樂教師，教導樂理，學習彈奏方式。白晉說康熙帝「要學習西洋樂理，爲此起用徐日昇神甫。徐用漢語編寫了教材，並指導工匠製作各種各樣的樂器，而且用這些樂器演奏兩三支樂曲。」白晉的記



圖七 《御製律呂正義》（清）允祿等奉敕編 清雍正2年（1724）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康熙帝具有相當程度的中西音樂素養，曾向傳教士徐日昇學習西洋音樂，學會演奏兩三支樂曲。

錄，證實高士奇所言不虛，造辦處正是在傳教士的指導下，製作西洋樂器。馬國賢神父對於康熙帝的音樂程度看法不同，他說：

皇上認爲自己是大家音樂家，同時還是一個更好的數學家。但是儘管他在科學和其他一般認識上的趣味都不錯，他對音樂卻一竅不通，對數學的第一因也所知甚少。每座殿堂裡都放了音釵或古鋼琴，可無論是他自己，還是他的妃子們，都不會彈奏。有時候皇上的某一手指確實觸摸了鍵盤，中國宮廷所奉行的過分地溜鬚拍馬，已經足夠讓他陷入被奉承的狂喜了。（義·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頁五十八。）

馬國賢認爲康熙帝在音樂方面的造詣，是中國官場馬屁文化所吹捧所致，並非康熙帝本身的音樂素養。馬國賢的說法，其實有失偏頗。高士奇親見康熙帝以西洋鐵絲琴彈奏「普庵咒」曲，這樣的敘述，應不只是康熙帝的「某一手指觸摸了鍵盤」而已；白晉向法王路易十四報告時，也曾談

到徐日昇教會康熙帝以西洋樂器演奏兩三支樂曲，這些均證實康熙帝會彈奏西洋樂器，亦顯見康熙帝的音樂素養。馬國賢雖質疑康熙帝的音樂能力，但不得不承認康熙帝「的確是一個知識廣博的人，他相信他的國家所有誇張的讚美，還帶有一點孩子氣的虛榮心。」據上所述，康熙帝賞玩西洋樂器有相當的時間，雖非專業，但身爲帝王，仍能具備兼容的心鑽研西樂，已相當不易，是我國帝王親自學習西樂的第一人。

西洋音樂以外，康熙帝非常讚許西洋油畫，稱讚馬國賢畫的滿人畫像非常神似，亦曾對高士奇說：「西洋人寫像得顧虎頭神妙，因云有二貴嬪像，寫得逼真。爾年老久在供奉，看亦無妨。」於是「先出一幅，云此漢人也，次出一幅，云此滿人也。」康熙帝以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約三四六～四〇七）比喻，讚譽油畫描繪極爲真實，能夠抓住人物神韻。二位嬪妃種族不同，相貌輪廓各有特色，但畫像清楚表現人物特點，因此，康熙帝稱讚油畫「寫得逼真」。



圖六 清康熙《御製數學用表》（算儀器） 清宮舊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康熙帝喜歡數學，曾要求皇室子孫學習數學。

虧分數，此朕身經試驗者。」康熙帝親自帶領皇子們以千里鏡觀察日蝕，濃烈父愛與務實教育均凸顯康熙帝的用心。康熙帝自幼賞玩鐘錶，習慣以表對時，掌控工作時間，不僅自己使用，還讓造辦處製作鐘錶，提供皇室少年「自鳴鐘十數以爲玩器」，因

此，康熙朝皇子們對於西洋器物非但不陌生，實際上相當熟悉。（圖六）

康熙帝藝術涵養極佳，他不僅止於欣賞的層面，更重視親自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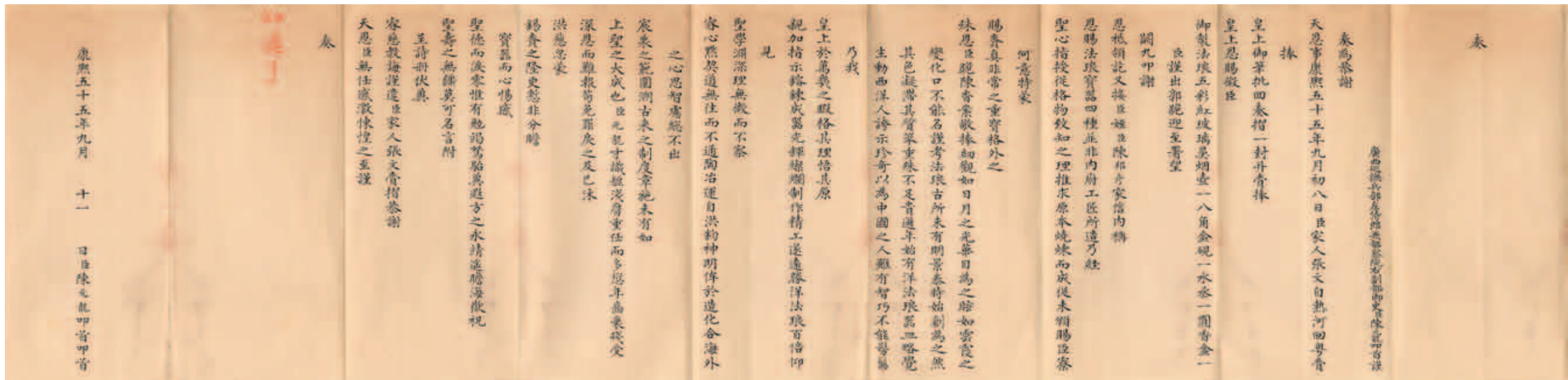
以音樂爲例，康熙帝喜好音樂，曾自己譜曲，命宮人演奏。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四月十八日，康熙帝召高士奇（一六四五～一七〇四）至瀾鑒齋，探討律呂，頗得其要。其時，康熙帝取出內造西洋鐵絲琴，弦一百廿根，親自演奏普庵咒一首，然後對高士奇說：

鑒樣唐宋有之，久已失傳，今得其法，令宮人隔簾彈一曲。又云，內中人凡絃索精者，令各呈其藝，次命彈虎拍，次彈琵琶，次彈三弦子。又云，朕近以琴譜平沙落雁，勾作琵琶、弦子、虎拍、箏四樂器同彈，因命彈之。四樂合成一聲，仍作琴聲，聲甚清越，極其大雅。彈畢，上云，此宮人自幼精心彈箏，至忘寢食，今已十餘年，畫得神妙，再令彈變調月兒，高宛轉悠揚，所謂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清·高士奇，《蓬山密

記》。（圖七）

高士奇的記錄，反映幾個重大意義：首先，當時受到傳教士指導，內廷已能自製西洋琴。其二，康熙帝的音樂素養有相當程度，鑽研樂理甚深，甚至會譜曲，曾以琴譜「平沙落雁」一首，是以琵琶、弦子、虎拍、箏四種樂器合奏。其三，康熙帝深知好曲應有善奏之人演奏，才能發揮曲譜精髓，故康熙帝令精於樂器的宮人操弄，才能將他的譜曲詮釋的盡得神妙。其四，據高士奇的記錄，說明康熙帝對音樂的鑽研，已拓展至西樂，而且中西合璧，甚至能以西洋琴彈奏中國「普庵咒」曲，顯見康熙帝懂樂理會演奏。

關於康熙帝的音樂涵養，白晉也有論及，指出康熙帝「高度評價歐洲的音樂，喜歡它的樂理、方法和樂器。如果他不忙於國家大事，經常擺弄我們的樂器，那他一定會嫺熟和盡善盡美地演奏，如同他演奏在青少年時期所學會的漢族和韃靼族的大部分樂器一樣。」康熙帝喜歡看西樂演奏，曾命德里格演奏音釵，演奏結



圖八 廣西巡撫陳元龍〈奏謝恩賜御賜鼻煙壺等摺〉《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六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賞賜臣工 以誌恩寵

康熙帝喜愛西洋工藝美術，對外，透過各種管道，蒐羅各式西洋物品；在內，讓宮廷作坊，嘗試倣做，此後隨著技術日益精純，其規模和產量日益擴大，且多有創新。內廷作坊製作的西洋藝術品，除供給宮廷使用外，康熙帝亦將部份賞賜給近親大臣，以視眷寵。舉銅版畫為例，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傳教士馬國賢經多次努力和改進後，完成銅版畫《熱河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康熙帝看過新付印的版本後，稱讚它們是寶貝，當即諭令與《熱河行宮三十六詩景》裝訂成冊，作為贈予滿族親王和貝勒們的禮物。

康熙帝對琺瑯器興趣濃厚，早在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時，可能已在宮中製作琺瑯器。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康熙帝賜給廣西巡撫陳元龍（一六五二～一七三六）琺瑯五彩紅玻璃鼻煙壺、八角硯盒、水丞、圓香盒等物。九月初八日，陳元龍上謝恩摺，在摺中說：

恩賜法瑯寶器四種，並非內府工匠



圖九 清 康熙 銅胎畫琺瑯玉堂富貴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大清會典事例載，康熙三十五年（1696），奉旨設立玻璃廠，隸於養心殿造辦處。在康熙帝主導下，玻璃廠經多年研究發展，技法與技術臻於成熟，製作出精緻的琺瑯玻璃器。

以「口不能名」、「光輝燦爛，制作精工」、「遠勝洋法瑯百倍」等諛詞讚頌，但卻間接顯示康熙帝是活計的主導者。其四，明景泰年間，中國開始燒製琺瑯，但技術不成熟。到了清初，洋琺瑯器還是比中國精緻。其五，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造辦處奉旨成立玻璃廠，經多年研究發展，已能充分掌握玻璃加工技術，技法與技術臻於成熟，製作出「如日月之光華」、「如雲霞之變化」的琺瑯

所造，乃經聖心指授格物致知之理，推求原本燒煉而成。……細觀如日月之光華，目為之眩，如雲霞之變化，口不能名，謹考法瑯古所未有，明景泰時始創為之，然其色凝滯，其質笨重，殊不足貴。適年始有洋法瑯器皿，略覺生動，西洋人誇示珍奇，以為中國之人，雖有智巧，不能髣髴，乃我皇上於萬幾之暇，格其理，悟其原，親加指示，鎔鍊成器，光輝燦爛，制作精工，遂遠勝洋法瑯百倍。（廣西巡撫陳元龍，〈奏謝恩賜御賜鼻煙壺等摺〉，《宮中檔康熙朝奏摺》。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初八日。）（圖八）

從陳元龍的奏摺中，透漏幾個訊息：其一，康熙帝日理萬幾，但在公餘之暇，研究琺瑯，「格其理，悟其原，親加指示，鎔鍊成器」，足見其對琺瑯、玻璃的熱愛與投入。其二，陳元龍說此四件器物，「非內府工匠所造」，其實刻意吹捧康熙帝「聖心指授」，內廷才能燒製如此「精工燦爛」的琺瑯寶器。其三，由於玻璃廠受康熙帝「親加指示」，所以陳元龍

玻璃器。正因內造西洋器物是康熙帝親加指示造辦處燒製而成，賞賜外任官員，即顯示康熙帝對陳元龍的肯定與眷寵。（圖九）

康熙帝曾賜予宋瑩（一六三四～一七一三）玻璃眼鏡一副，宋瑩在《迎鑾日記》提到：「上以備用者不佳，即上所現佩者賜爾。皮套上用金絲繡四篆字，粧飾精絕，尤為奇珍。」這則記錄頗有意思：其一，康熙帝認為備用眼鏡不佳，將自己佩戴

的眼鏡送給宋學，顯見康熙帝亦有配戴眼鏡，這是關於康熙帝戴眼鏡的罕見記錄。其二，康熙帝的眼鏡以皮套裝盛，裝飾精美，外表還以金絲繡篆字，更顯其珍貴。其三，宋學較康熙帝年長二十歲，二人老花程度不同，康熙帝以佩戴者賜之，未必合適，此為彰顯恩眷之意。

作風開明 選擇接受

康熙帝是中國歷史上極少數對西方科學有濃厚興趣的帝王，對於不明白的事務，務必追根究底。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康熙帝巡察東北，朝鮮人進獻海豹，康熙帝特地詢問南懷仁歐洲書籍是否有記載，南懷仁回覆，北京教堂圖書館中有介紹海豹與寫生畫的書籍，康熙帝立即指示將書寄來查看，與實務比對後，龍顏大悅，下令將「這種魚」送到北京細心養護。此事反映康熙的好學，不自我侷限的開明態度。康熙帝去世後，法國傳教士巴多明寫信給法國科學院，語帶懷念的說：「他（康熙帝）對自己的知識面不加任何限制，

亞洲所有君主中從未有任何人像他這樣愛好科學和藝術。」康熙帝認真學習西洋科學，究其動機，大致有三：一是本身好學好問的學者性格；二是刻意強化滿人的文化水準並不低於漢人統治意識；三是受到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康熙曆獄」的刺激，而潛心研究西方數理科學等，進而將興趣擴展至西洋工藝美術。

康熙帝興趣廣博，中西藝術均有研究，前引傳教士記錄，康熙帝成立造辦處，提供西洋樣品，要求匠役精確仿製，親自檢驗，指出問題，要求改善，表現傑出者，則給予獎賞肯定。在康熙帝的支持與鼓勵下，造辦處才能造精緻的玻璃器、琺瑯器、西洋琴、鐘錶、銅版畫等做洋工藝品。雖然康熙帝作風開明，但對西學與藝術，並非全盤接受，而是依個人的愛好，學習他認為有用、有趣的歐洲科學，以及使用西洋物品，最多推及皇子教育與供給生活，可惜未能深刻體認到西方科學將對世界造成的影響，進而要求更多人學習。

作者任職於中國文化大學

參考書目

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北京，檔案出版社，一九八五。
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六。
3. 清·清世宗，《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臺北，臺灣商務，民國七十二（七十五年）。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七一七冊。
4. 清聖祖，《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臺北，臺灣商務，民國七十二（七十五年）。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一九冊。
5. 法·白晉著，馬緒祥譯，《康熙帝傳》，見《清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
6.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一。
7. 法·張誠著，陳霞飛譯，《張誠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三。
8. 法·賴費之，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
9. 捷克·嚴嘉樂著，叢林，李梅譯，《中國來信（一七一六—一七三五）》，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一。
10. 清·高士奇，《蓬山密記》，臺北，廣文書局，民國七十六年。見《中國近代小說史料·續編》。
11. 義·馬國賢（Matteo Ripa）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

演出時間
2011 105-1221
(11/16、12/14 停演)
每周三下午2:30-4:00

演出地點
國立故宮博物院
文會堂

配合故宮十月推出之年度大展「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流特展」，本季【故宮新韻】特選國立台灣戲曲學院精選一齣，曾是清朝康熙皇帝於六十大壽慶典時觀賞過的「同昆昆折子戲」《醉打山門》、《西廂記·遊殿》、《單刀赴會》來共襄盛舉，希望觀眾能體驗當皇帝看戲的感覺。

本次精選《虎囊彈》、《南西廂記》及元關漢卿雜劇名作等劇目片段，分別訴說魯智深、崔鶯鶯及關羽的故事。

Emperor's Plays—Kangxi Appreciates the Essence of Opera

皇帝看戲

康熙賞劇選粹

《醉打山門》
《西廂記·遊殿》
《單刀赴會》

“Drunken rage in the temple on Wutai Mountain”
“The West Chamber—Temple encounter”
“Guan Yu's daring escape”

皇帝看戲
康熙賞劇選粹
Emperor's Plays—
Kangxi Appreciates the Essence of Opera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團】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s
Chinese Opera Troupe
《醉打山門》
魯智深
崔鶯鶯
《西廂記·遊殿》
關羽
《單刀赴會》
關羽
故宮新韻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主辦單位：國立故宮博物院

◎贊助單位：有限責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員工消費合作社

◎製作／演出單位：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團

New Melody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